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督軍團傳

陶菊隱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陶菊隱著

督軍團傳

督軍團傳目錄

1. 一片龍旗出北京……………一
2. 張大帥和他的同志……………八
3. 徐州會議……………一四
4. 府院衝突……………二二
5. 湖南問題……………二八
6. 四川問題……………三四
7. 兩朝元老……………四二
8. 對德宣戰案……………五一
9. 軍意呢還是民意……………五七
10. 一幕笨拙的老戲……………六三
11. 羣魔亂舞……………六九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12. 神靈戰.....七四
13. 解散國會.....七九
14. 短命內閣.....八六
15. 段也要爭人格.....九二
16. 醜劇和悲劇.....九九
17. 新舊總統.....一〇七
18. 兩雄角力記.....一一五
19. 大奉天主義.....一二九
20. 武力統一政策.....一三七
21. 新府院之爭.....一四六
22. 戰爭和平.....一五六
23. 停戰與討伐.....一六四
24. 主和者是漢奸.....一七三

25. 兩路進兵	一八二
26. 銀質獅紐大印	一九〇
27. 總統選舉會	一九七
28. 新裂痕	二〇八
29. 陝西問題	二一五
30. 五月四日	二一九
31. 馮國璋之死	二二六
32. 靳內閣	二三五
33. 吳師撤防	二四二
34. 驅張	二四八
35. 自治與自亂	二五九
36. 若干武人的結局	二六三

督軍團傳

一片龍旗出北京

民國的事頗像一幅百怪圖，洪憲帝制失敗不久，還有人敢於鬧復辟，同樣做着皇帝的怪夢！前者八十三天曇花一現，而後者從頭到尾還不到十二天。

如果說復辟一劇也是出自袁的導演，人人必爲袁抱屈呼冤，若把過去的一切政治把戲連繫起來，這個論斷是一點不錯的。

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是廢清隆裕皇太后的「皇壽」。這天袁世凱特派總統府祕書長梁士詒持國書前往致賀，上面赫然寫着：「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而清室也居然以國書作答，末了還寫着幾句典麗的詞藻：「堯宮歲月，付天地之悠悠，禹甸河山，懼風雲之擾擾。俯視者蒼生待命，但期時和而年豐，仰愧者祖宗在天，敢曰河清而人壽。」

袁命國務卿趙秉鈞率全體國務員以外國使臣禮往賀，乘馬車入東華門，在上駟院門外下車，換轎入景運門，在乾清宮下轎，步行至上書房，由清室總管「內務府大臣」引入正門恭行三鞠躬禮，禮成，仍循原路出宮。嗚，這是多麼隆重嚴肅的典禮！

隆裕太后做壽後祇隔了六天，到二月二十一日便因水腫病追隨先皇於地下去了。中山先生和黎副總統的唁電都由清室發表出來，他們居然以「大清皇帝暨王公大臣」的名義覆黎的電：「副總統哀悼大行皇太后仙馭升遐，情詞懇摯，並蒙飭屬依制成禮，遣員致弔，足徵優待之隆，不勝感禱之至。」

袁是個慣於扮假戲的怪角，他自己黑紗纏臂以誌哀思，並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吏服喪二十七天，報喪的電均由國務院代發，文中均用「大清」的字樣。二月二十八日全體國務員又往致祭，也不外車……轎……三鞠躬的那一套。袁表示他的關心，又致書「大清醇親王」請晉封瑾妃的尊號，清室乃恭上尊號曰「端康皇貴妃」，這樣她才取得主持宮闈事務的地位。

三月十九日即陰曆二月十二日太和殿舉行所謂國民哀悼大會，所謂主祭總代表就是當時的參議院議長吳景濂。陰曆三月初二日為隆裕禪服之期，軍界舉行所謂全國陸軍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會，領銜的正是辛亥年領銜勳退的段麒麟。這一切都出自袁的安排。

袁對隆裕如此的推崇，所以自命忠於清室的張勳煽惑上頭的風氣，居然通電稱之為「國喪」，而且敢於說食毛踐土莫非王臣的一派混帳話：「我大總統及政府諸公皆清朝二百餘年之臣子，即新黨人物間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祿於朝。」

滿族大臣王公賞穿孝服百日，漢人中也加入了陸潤庠，徐世昌，陳寶琛，袁勵準四個，是多麼難得的異數

呀！

過去大名鼎鼎的內閣總理大臣也就是慶記公司的大老闆慶親王奕劻，清室屢召他不來，他在天津德租界作寓公，又在日租界開了一所膠皮車公司，那裏肯向倒台的皇太后奔喪呢！

四月三日又是梓宮奉移之期，袁命攝影以存紀念。這天勾起了繼崑侯的一腔心事；他就是端方的兒子，宣統元年德宗奉安時，他父親在隆裕行宮前偷攝照片，以此犯了大不敬的罪，革去北洋大臣等等本兼各職（以陳夔龍繼任。）

靈車到了西陵，有兩個伏地痛哭的活寶貝——勞乃宣和梁鼎芬，一眼看見一個西裝革履的紳士向靈前行着三鞠躬的洋禮。他們認得那紳士就是慶親王的兒女親家孫寶琦。梁想奚落他一番，却假裝作不認得他，乃上前欠身為禮：「先生是那國人，叫什麼名字。」

孫說：「節庵，你莫惡作劇呀。」

「什麼東西，」梁陡然扳起面孔來。「你若是革命黨，就不應該來，若是大清朝的官，就應該穿孝服來。你這個無恥東西，虧你老着臉站在這片乾淨土上！你帶信給奕劻那個老東西，最好莫再活在這個世界上吧！」

「你罵得真痛快，」勞站起身來極口附和着。

這是當時不明大義而自命為深明大義的一般所謂遺老者的心理。做慣了奴才的人們，常會對解放者投以憎惡的眼光。可是民國成立時為着避免流血的緣故，不錯遷就袁世凱所提的優待清室條件，條件中有「仍存帝統」之一款，使清室在名義上形成了國內之國，所以還有許多腐舊份子仍然做着「日光重光」的怪夢。

距隆裕之死四年零五個月，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天方破曉，北京城的老百姓們還在殘夢未收的時候，忽然聽得警察挨戶敲門的聲音，叫他們快起身，快快掛上龍旗。

「怎麼，今天又換了朝代了嗎？」大街小巷右舍左鄰一個個披衣起來，互相打聽這個突如其來的怪消息。嘿，消息傳播得真快，「宣統皇帝」又坐了金鷲殿了，左輔右弼有文武二聖。陽曆廢止了，陰曆回了頭，今天不是七月一日，是什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中華門又改了「大清門」了。街上布滿着張勳的辦子兵和馮德麟帶來的鬪子兵。

根據這些消息，做順民就得掛龍旗，而一時那來這許多的龍旗呢！有些人向戲館子裏借用三角旗；勸業場又有人趕製龍旗；假辮髮和紅頂花翎都從舊貨攤上發現了，把一座古老的北京城渲染得像個妖魔鬼怪世界。（同時川甘邊境也出了一個「皇帝」建都於懋功縣，更名曰「皇都縣。」）

打開宮門鈔一看，嘿，有這麼多的「上諭」：

一、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靈塗炭，毅然付託前朝。臣等當體念時政，推讓政權，公諸天下。……乃國體自改共和，紛爭無已，迭起干戈，強弱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不足，外債增至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據張勳，馮國璋，趙榮廷等以團體動搖，人心思舊，合同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程德全等合同奏請擁護張勳以順天心，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不得已

准如所請，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臨聽政，與民更始。……所有應興應革諸大端，條陳於下：（一）欲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費仍定為每年四百萬元，不得增加。（三）選選祖制，親貴不得干政。（四）融化漢滿畛域，滿蒙官缺已裁者不復，至通婚易姓等事，並着有司條議具奏。（五）凡與各國簽訂條約，已付債款合同，一律有效。（六）廢止印花稅。（七）廢止新刑法，暫以宣統初年頒布現行刑律為準。（八）革除黨派惡習，所有從前政治犯悉予赦免。（九）臣民無不剪髮，悉聽其便。內閣議政大臣張勳。

二、黎元洪奏稱：前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謹領國事，無濟時艱，並懇陳改建共和諸弊害，奏懇復臨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覽奏情詞悽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厥功甚偉，深孚朕心，着錄封為一等公以彰殊典，尙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

三、任張勳為政務總長兼議政大臣，梁敦彥為外務部大臣，王士珍為參謀部大臣，張鎮芳為度支部大臣，曹震春為陸軍部大臣，薩鎮冰為海軍部大臣，朱家寶為民政部大臣（首先改行陰曆的又是他），詹天佑為郵傳部大臣（未就），沈曾植為學部大臣，勞乃宣為法部大臣，李盛鐸為農商部大臣，桑維翰布為理藩部大臣。

四、任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真大化、張鎮芳為議政大臣。

五、任萬繩武、胡嗣瑗為內閣閣丞。

六、任徐世昌、廉有為為國務院正副院長。

七、任張勳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馮國璋為南大臣兼兩江總督，陸榮廷為兩廣總督，曹錕為直隸總督，齊耀琳為江

蘇巡撫，倪嗣冲爲安徽巡撫，張慎芝爲山東巡撫，陶錫山爲山西巡撫，趙倜爲河南巡撫，李純爲江西巡撫，湯壽潛爲浙江巡撫，譚延闓爲湖南巡撫，王占元爲湖北巡撫，陳炳珪爲廣東巡撫，譚浩明爲廣西巡撫，李厚基爲福建巡撫，唐繼堯爲雲南巡撫，劉顯世爲貴州巡撫，楊增新爲新疆巡撫，張慶霖爲甘肅巡撫，張作霖爲奉天巡撫，孟恩遠爲吉林巡撫，許爾州署理黑龍江巡撫，劉存厚爲四川巡撫，陳樹藩爲陝西巡撫，樊鍾秀爲熱河都統，王丕煥署理綏遠都統，田中玉爲察哈爾都統，王廷祺爲江北提督，盧永祥爲江南提督，張敬堯爲長江公師提督，龍濟光爲廣東提督，陳光遠爲直隸提督，范國璋爲浙江提督，吳光新爲湖南提督，蔡成勳爲福建提督，馬占良爲甘肅提督，馬繼祥爲國軍提督。（以上七月一日命令）

八、授程鴻禎，升允爲大學士。

九、錫封張勳爲忠勇親王。

十、錫封馮國璋陸榮廷爲一等公。

十一、賡有爲賞頭品頂戴。

十二、王士珍賞穿軍衣。

十三、京皖軍費賞洋十萬元。

十四、任職潘爲霖衛軍司令。

十五、各省督撫每省派三人來京聽憲法國會。

十六、徐世昌授太傅，張曾業率赴津迎之來京。

（以上七月二日命令）

十七、張人駿，周馥均授爲協辦大學士。

十八、岑春煊、趙爾巽、陳夔龍、呂海寰、鄒嘉來、張英麟、鐵良、吳郁生、馮煦、朱祖蔭、胡建樞、安福鏡，王寶田均授爲弼德院顧問大臣。

十九、召鄭孝胥、秦炳直、陳際唐、吳廣坻、趙啓霖、華世奎、翁斌孫等來京。（以上七月三日僞令）

人人都曉得這是張勳變出來的一套戲法。他早就想復辟，他手下兵將們都把辮子盤在軍帽裏，就是想進行復辟的一個明證。他對威重一時的袁宮保不能無所忌憚，所以隱忍未發。可是袁的種種假做工，對清室的種種推崇，有一個時期使他錯認袁也是同道中人。

袁的心理是怕別人罵他奪天下於婦人孺子之手，而且他自己暗中進行帝制，對帝政派不能不採取放任態度。在不明了他內心的人們，也像張一樣錯認他忍辱負重；辛亥和譚是以僞共和欺騙黨人，不久國民黨被他打垮了（癸丑之役），將再以天下還之於清室。當他進行帝制而尙未表明有自爲之心理時，許多舊黨份子都是這樣的精想。

張大帥和他的同志

張勳有元電發表，「元」是五月十三日的代字，其實就是七月一日。該電與偽詔同出康有爲手筆，與爲安會宣言堪稱異曲同工，原文如下：

國體似欲共和，總統必須選舉，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爲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總統遭法之說，已爲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亟爲擁護，終不自安。……縱欲別擇元良，一時亦難其選，選在南則北爭，選在北則南爭。……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冠絕古今，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重。……我皇上冲齡典學，運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七豎不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祐神降，特昇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胸等枕戈勵志，六載於茲。……凡我同胞，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即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即運用正朔，懸掛龍旗。（此電被劫列名的有王士珍、江朝宗及京畿軍警長官十四人。）

後來復辟失敗，國人對張背叛民國的大罪不甚追究，還有同情這個大傻瓜愚忠可憫倒不失爲一條硬漢子的，却很少人知道他也是個人主義者，一個工於逢迎的卑鄙人物。他是江西奉新人，幼年在奉新望族許振樟（字仙屏，曾國藩弟子，曾任河道總督，死後諡文敏）家當侍童，許薦他在廣西提督蘇元春家當廚子，他工諛

善媚，一步步取得新主人的信任，派他當差官到北京，帶着許多珍品去贖李蓮英的門路。後來蘇提督被兩廣總督岑春煊參倒，李就保薦他在營中當管帶，由此一步步爬到提督的地位。庚子年他「護駕西狩」，西太后還稱贊過他一聲「忠勇可嘉」。辛亥革命時兩江總督張人駿由南京逃走，清廷就近調將，就派他以江南提督坐升江蘇巡撫兼攝兩江總督，是他扶搖直上的一個時代。

民國成立了，他的總督沒做成，被江浙聯軍趕走，他因此恨民國，更痛恨創造民國的國民黨人。二次革命時袁要利用他攻南京，南京果然被他攻下了，袁不得已以江蘇都督報酬他，但袁不認他是「自己人」，隨後借外交問題調他為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蘇督一席派自己的心腹大將馮國璋繼任。

他和袁的關係就祇建築在互相利用之一點。他以為清朝統治之下他能够隨心所欲，所以無時不存恢復清朝之志，嚴格說起來，這樣一個醉心利祿的人物，說他忠於清室也是不對的，不如說忠於他個人來得恰當：復辟一舉手之勞，他馬上取得忠勇親王，議政大臣和北洋總督的許多大頭銜，挾傀儡以令羣雄，位居大、副總統之上，是他登峯造極的黃金時代。

他敢於進行復辟，由於他對實力派估計錯誤之所致。他生平最看得重兩個人，就是江蘇督軍馮國璋和廣西督軍陸榮廷。他常說兩陸北馮對袁官保的不合作是洪憲皇帝的催命符，而這兩個人對他是絕對不會不合作的，有了這個把握，所以洪憲朝雖失敗於前，而復辟必能成功於後。

陸是他的老同寅老把弟兄。六年三月，陸由廣西北上，二十四日過徐州，張以極端隆重的禮節迎接他，又

以極端親熱的態度款待他，一疊連聲地喚着老兄弟：「咱們多年不見，當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你我，而你也都老了。」

張見客時必行着前清時的跪拜大禮，有些不懂得這個禮數的，他的隨身馬弁必得從旁提醒着。那天見了老把弟的時候，仍然不免對拜如儀的那一套，接下去便是豐盛無比的筵席。喝過了幾盅酒，他借着酒意談到清室的厚澤深仁和袁宮保辜負先朝，民國不成體統的話。陸是個老於世故的人，心中未必以為然，口中却祇含糊地應着。第二天陸離開徐州時，張又親自送上火車，直到火車看不見影子才回。過去馮國璋以副總統之尊到徐州，張却不會有過這樣謙下的禮貌。

後來陸在北京見馮博儀一面（三月三十日，）送了些廣西土產，而復辟派乘機造謠，「陸老頭兒獻女爲妃」和「宣統賜以內帑三萬」之說盛傳一時。

張這個老粗却頗有敬禮文士的習慣，翰林公和他做朋友的可貴州胡嗣瑗、廣東溫毅夫、江西劉廷琛等人。胡介紹康有爲的弟子潘博做他的秘書，不久張又轉介紹潘做馮國璋的幕賓。剛巧馮要用一位秘書長，潘又乘機推薦了胡，從此胡、潘這兩個宗社黨，一個做馮的秘書長，一個充馮的代表，成爲裏應外合之局。馮懶於看公事和往來電報，一切都交給秘書長代辦，因此演出了許多陰錯陽差的事。

陸榮廷死了兒子，馮上將軍的代表潘若海先生（若海爲潘博之字）出現於南寧，表面爲弔喪而來，其用心是想窺探陸對帝制問題的態度（袁將稱帝時。）這個招搖撞騙的策士，公然敢假傳着馮的「聖旨：」「華帥

的意思，與其推戴項城稱尊，毋寧擁護清朝復辟。」「復辟是一件應天順人的事，華帥與張紹帥的意見完全相同。」正如上文所說，陸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雖然話不投機，亦只含糊地應着。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有所謂府院交惡時代，潘又以馮副總統代表資格到徐州向張談及帝制問題，却另有一番買空賣空的鬼話：「當年陸幹帥向我吐露了許多懷念舊君的話，其忠義之氣溢於言表。」這正是張所願聽的話。

「可是，馮華帥怕不會贊成吧，」張以馮的地盤和他最接近，要復辟非取得他的同意不可。

潘又不假思索拍着胸脯說：「馮公是個胸無主宰的人物。大帥爲督軍團盟主，大帥往東他也得往東。大帥舉義於北，幹帥響應於南，這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

張還是不放心，要先試探馮一下。他打電報給馮有「共和不適國情，鞏固北洋團體當另籌良策」的話。不料馮的覆電公然主張復辟，張才下了最後的決心。這又是一局翻戲：潘知道張的電報待要發出去，乃先以密電致胡祕書長，報告他在徐州出賣風雲雷雨的經過，請胡代馮擬一個贊成復辟的回電，而大錯因以鑄成。

利用馮對付北洋派，利用陸控制西南，是張的如意算盤。過去陸打倒了「洪憲皇帝，」怎麼張會把他拉過來做復辟同志呢，除受人矇蔽的一個因素外，張對陸又有一種錯誤的估計。他以爲人生不能離開兩個條件，一爲感情的驅使，二爲名利的牽掣。感情上老把弟不能不替老大哥捧場；事實上過去陸之反袁由於洪憲皇帝僅封他侯爵，而他的親家翁龍紫丞（濟光）得封郡王，使他一怒而反袁，可是現在呢，我給他一等公爵，與大副兩

總統（黎、馮）所得的相同，他能不感激涕零而爲我用嗎？

張所發表的各省疆吏的名單，除他自己的北洋總督外，全國只有馮、陸兩個總督。過去洪憲朝根據前清督撫駐地依樣葫蘆，某省該爲總督，某省該授巡撫，因此引起了不平之感，可是現在呢，除開三個特權階級外，各省一律都是巡撫，張認爲再公平也沒有了。

洪憲朝，黎以副總統地位被封爲「武義親王」，他現在已是大總統了，而張僅予以「一等公」，使與馮、陸爲伍，豈非太看輕了他？實則他不是實力派，張自然不會把他放在眼下。不追究其辛亥年「大逆不道」之罪，而盛稱其今日「奏請還政」之功，已算「天恩高厚」，他就想反對也是不足爲患的。

莫說非實力派的黎不在他眼下，連那個繼承北洋派領袖之地位的段芝泉段老先生，張亦視之爲無足輕重的人物。北馮南陸皆入吾彀，則餘子碌碌，天下事可運之於掌上矣。

封王的只有他自己一個人。以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肩非常之任，官最大最多而最闊，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天公地道而居之不疑的。

兩位閣丞，萬繩拭和胡嗣瑗，前者爲張的參謀長也是一個宗社黨，與胡都是復辟的主動人物，雖號稱文聖的康有爲，其實權反不及他們。

張之外交上把握，據聞日本參謀次長田中曾到徐州，對復辟問題表示過願協力的態度。這是日本擾華的一貫作風。袁世凱進行帝制時特英國公使朱爾典爲外援，與此正復相類。

復辟實現之前一剎那，張的大夫人就心有滅門之禍。張的秘書許造時祇說了一句「太危險」的話，張便喝令左右砍下他的腦袋來。腦袋雖不曾砍下，從此却無人敢說半句反對的話。劉文煥，李經羲的女婿，綽號叫「劉姑娘」的，平日與張頗接近，張卻吩咐左右不許把復辟的風聲透給他，怕他傳到李經羲的耳朵裏。別人都以為張對他的老上司李九爺感情最好（李經羲任雲貴總督時，張是他的部下，）從這件事看起來，老上司不過是他的一個工具而已。

徐州會議

張勳得爲督軍團的盟主還始於徐州會議，而徐州會議又是南京會議的副產物。南京會議兩個召集人就是馮國璋和張勳。這兩個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物，過去還有過互奪江蘇地盤的一段惡感，怎樣能够連合起來做南京會議的召集人呢，這當中又有互相利用的一種作用。

那時候洪憲帝制是取消了，袁世凱還未死，北洋派兩個互頭馮、段對袁不合作，次焉者亦各保全實力劃境自守，袁無兵可調，乃想用拖的方法來渡過他的難關，恰好馮、張召集南京會議，袁想借以實現他理想中的拖局，所以欣然爲之首肯。馮的目的想在西南護國軍與袁對峙之局勢下造成他第三者的勢力，因而取得繼承總統的機會，拉張來壯他的聲威。張卻另有陰謀，想借這個會議團結北洋派，繼續對西南用兵，這正是袁求之而不得的，但是張自己並不肯親自出馬，推薦袁深望重的馮爲征南總司令，實際是想逐馮而奪回其江蘇地盤。三個人如此的動機，南京會議之無結果是必然的。

不久袁死了，馮想繼承總統的陰謀被西南揭破，以此大爲全國所齒冷，連北洋派對他也不同情，張便乘機以團結北洋派一致對抗西南爲理由，於五年六月九日邀請參加南京會議的各省區代表便道往徐州開會，便是徐州會議召集的由來。那些北方武人對袁雖不能盡忠，袁死後又怕西南勢力抬頭危及他們的地盤，所以簽訂了保守同盟的條約三項：（一）抵制暴徒參政，所謂暴徒係指當時參加倒袁的民黨；（二）中央如有弊政，各省合力以

爭；(三)推張上將軍爲參加盟約各省區的全權代表。

張自覺身價已高，很想提出復辟問題爲團結北洋派的一個方案，因春光洩漏，全國輿論譁然，乃於開會之翌日致電吳炳湘否認其事：

勳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貴大總統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對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負，第此純係私感。至大勢所趨，則則素以國家爲重，萬不肯以一毫私見偏於其間。今者國家多故，變出非常，適勳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會，並有謠傳謂勳主張復辟，業於昨開會時當衆宣言，實無其事。勳謹印

六月二十九日各省區代表參加袁的葬禮，當時又有彰德會議之說。

五年八月一日國會重開了，其中多數黨仍然是張所斥爲「暴亂份子」的國民黨，所以他通電對議員資格及傳給問題大放厥詞。同時北政府在「恢復共和」之假面具下不得不取消黨禁，懲辦帝政罪魁，制止武人干政，這又是張認爲「弊政」的，非由各省合力以爭不可。他公然聘顧維鈞、薛大可爲幕僚，派人赴津迎朱啓鈞、楊度、孫毓筠等到徐州（這三個都婉詞謝絕了），這是對北洋政府懲辦罪魁的挑戰行爲。參議員趙炳麟提議禁止武人干涉國會，張即與倪嗣冲會銜通電痛斥其非，各督紛紛響應，那又是對北政府制止干政的強有力的答覆。

八月十四日徐世昌赴彰德替袁點主，張不知憑何資格，竟電請各省推舉徐爲副總統，通電贊成者有李純、倪嗣冲、趙倜、孟恩遠、張作霖、張懷芝、楊善德等（李純的電報是被竊名代發的。）隨後各督進行九省聯盟，奔走其事的段芝貴和陸建章又都是帝制時代的紅人。

這時候張的威風遠在各督之上，儼然袁死後北洋派唯一的實力派領袖，而馮、段兩人退居名義上的領袖。張以安徽督軍兼任長江巡閱使，駐節江蘇所屬的徐州，徐州冠裳雲集，而號稱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反覺黯然無光。在喧賓奪主的情勢之下馮實在不能忍下去，便提出一個理由逐客：「徐州是我的轄區，安徽督軍請回到你的轄區安慶去。」

可是張的答覆更不客氣了：「江蘇為長江流域之一。本人既兼任長江巡閱使，則江蘇亦屬勢力範圍。」馮氣得連打電報向北政府辭職，自然不是真辭，想借高帽子壓倒這個夜郎自大的張大帥。

那時候安徽的確是個奇特的省區：督軍張勳駐徐州，省長倪嗣沖駐蚌埠，而安慶以省會所在地祇留下督軍和省長的掛名辦事處，點綴着三五個衛兵和來去無定的副官。更奇的安徽省長也有兵，也是督軍團的重要角色，人稱爲射師，與鬚師、辦帥齊名。

北政府想敷衍馮的面子，一度電勸張移駐安慶，而張也學了馮的乖以辭職爲要挾之武器。北政府最怕聽武人辭職的話，只好以不了了之。

北洋派的另一巨頭，自命爲繼承袁世凱之地位的段祺瑞，也是袁的一個化身。他生平最看不起兩張——張勳和張作霖，偶然提到他們的名字便連連跺着腳罵人：「他們是什麼東西！」可是他現在隱然爲「袁世凱二世」了，因此他的心理起了重大的變化，想學袁利用張勳的故智，在馮、段爭北洋領袖互不相下之局勢下，利用他掣馮的肘，在西南聲勢奪人的局勢下，利用他對抗西南。

段又深恨岑西林，岑命李烈鈞率滇軍入粵驅走勾通北洋派的龍濟光，他不知動過多少次的肝火。他想繼承袁的武力統一政策，曾密令四省會「勳」李，曾派徐樹錚參加徐州會議，想利用九省聯盟作北洋派平南的武力。

段內閣的武力統一政策比袁執行得更徹底，命吳光新駐兵岳州以扼湖南咽喉，楊善德帶兵入浙（繼呂公望爲浙江督軍）擴張北洋派的地盤，同時利用龍濟光牽制兩廣（但是五年九月十五日龍被迫交卸粵督後帶兵赴瓊州，此後卽一蹶不振，）利用劉存厚牽制川滇（川督羅佩金曾通電揭發這個陰謀，）意在分化西南的實力。

那時候張勳正想利用另一袁擴充他自己的勢力。他對馮既疏遠，不知不覺與段接近起來。他通電罵岑西林，罵李烈鈞，願爲龍濟光的後援。不過叫他離開徐州，帶兵到廣東去援龍是萬萬做不到的，他祇想說幾句硬話表現他盟主的八面威風；而廣東的滇軍也不是口舌所能罵得退的，恰好上海破獲運土案涉及岑系國民黨籍司法總長張耀曾，九月十三日督軍團便借這題目向西南政客及以國民黨爲多數黨的國會開了第一砲，其電文要點如下：

……如以勳等所言爲是，請卽日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卽交法庭公開審判以謝天下。如以張耀曾所行爲是，卽請立罷勳等之職以謝張耀曾。倘政府仍有爲難，卽請將勳等與張耀曾一律罷斥以平其氣。……坐衣冠於塗炭，勳等所不屑爲，甘絀以終身，勳等所不忍出。敢授匹夫有責之義，不辭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佇候明訓。……張勳、倪嗣冲、姜桂題、張作霖、馮德麟、孟恩遠、畢桂芳、許蘭洲、王占元、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楊善德。

這篇得意文章向北政府示威是假的，骨子裏是對西南挑戰的一道哀的美救書。可是一個督軍要辭職，北政

府尙且嚇得手忙脚亂，何況這許多督軍和使補督軍向之聯名總罷工，是多麼嚴重的一個問題。本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司法總長，用不着組織聯軍來示威，段爲責任內閣，爲維持政府威信起見，應有赫然震怒的表示，如其不敢怒，應有引咎辭職的表示。不料他表面發怒而私心歡喜，因爲罵國會和西南政客正中他的下懷。

一砲放響了，九省聯盟馬上擴大爲十三省區聯合會於九月二十日在徐州開會，正式推戴張爲盟主：「以後遇有要事可由張上將軍代列名，再行通告各省。……國會如借故擾亂與一省爲難，本團體當聯合聲討。……本團體不得已用兵時公推領袖爲總指揮。……各方（當然指西南）如破壞統一或對政府有非理之要求者，本團體卽以公敵視之。」

除西南五省通電痛斥督軍團舉張作亂，張耀曾通電要和他的貴本家對簿公庭之外，政府和國會都不敢惹他們，所以他們越鬧越凶，竟於九月二十二日議決：（一）解散現國會，廢止舊約法；（二）罷斥西南派唐紹儀、孫洪伊、谷鍾秀、陳錦濤、張耀曾五總長；（三）段如辭職，卽推徐世昌繼任總理。前二條排斥國民黨是段所樂聞的，後一條竟然弄到玩火自焚的地步，可見段、張之間只有互相利用的關係，絕無真誠合作之可能。

根據當時的看法，督軍團的大部份都屬於以段爲領袖的北洋派中之皖系，他們唯盟主之馬首是瞻，連自己的領袖也認爲無擁護之必要了。所以我常說所謂北洋派僅爲烏合之衆，談不到團體行爲，打硬仗和忠於個人都非興趣之所屬，祇有互相勾結和保全地盤是他們的共同目標。

九月二十五日他們聯合了更多的人對新任命而未到任的外交總長唐紹儀施以更猛烈的抨擊：「倘令唐氏就

職，今後外交部一切文電，概不承認。」列名者有張勳、馮國璋、王占元、李純、倪嗣冲、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范國璋、蔡成勛、張永成、張樹元、王金鏡、鮑貴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等。

聲勢如此之大，氣餒如此之高，其一切主張如此之荒謬絕倫，不獨北政府爲之嚇倒，連老百姓也莫不就心。他們究竟把國家引到那一條路上，是否藩鎮之禍將復見於今日？該電列名的有巡閱使、督軍、省長、師旅長、鎮守使、警務處長，堪稱包羅萬象。如果分晰一下，有些隨聲附和，有些事後才知道，只有盟主爲實際的獨裁者。當簽字的一刹那，江蘇、湖北（鄂督王占元的代表就是後來頗有名的孫傳芳）、江西三省代表都說了一句「要請示長官」的話，倪嗣冲便跳起腳來說：「你們不敢代表，就讓我來代表他們吧，」即提筆爲之代簽。後來馮國璋等通電否認列名是長江三督另成一系的先聲。

一個粗獷武夫俄然變成了督軍團的獨裁者，他得意忘形之餘，莫說北政府不在他眼下，西南不在他眼下，連參加同盟的各省盟友也都不在他眼下。他個人的意見就是團體的意見，莫說事前不徵求盟友的意見，如果事後有一個盟友的同意電報到遲了一步，他就罵那個盟友不够朋友，侵犯了他盟主的尊嚴。

一次他假借名義發表了一項主張，各省盟友紛紛浮起一片「實獲我心……唯我帥之馬首是瞻」的頌揚聲。他查出少了福建督軍李厚基的一件，不禁拍案而起：「李培之什麼東西——」這消息早有人密告李，嚇得李急忙

來電謝罪，怪他的秘書不該就誤了發電時間。後來選舉副總統的時候，張命各省盟友通電爲徐世昌捧場，李的回電說：「我看與其擁戴東海，不如擁戴我帥的好。」

各省武人爬到督軍地位的一色都取得「帥」字的尊稱，這也是前清督撫稱帥的遺風。帥而够得上冠以「大」字的祇有盟主張上將軍一人。盟主的威風越大，除長江三督不賣他的帳之外，各省盟友漸漸淪爲他的奴才，常有過類的電文向之獻媚：「咱們以後再也用不着開什麼會，經過什麼表決簽名的手續了，敢煩我帥毅力主持，咱們無不一致服從。」

他是大帥的威風嚇不倒當時的洋旗報。英文楚報除造了「袁世凱尙在人間」一段謠言之外，又有「論張大帥」一文略云：

帥年六十有三，而髮未白。有西人自津浦車南下，見兵士二人據頭等座，旁若無人，詢以有頭等車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舉其大辮，此即若輩之車廂也。且此類變化偽端，入肆購物則爲錢票，入戲院則爲戲票云。

段看見張的舉動愈出愈奇，公然有與之爭北洋派領袖的野心，而且他兩人的利害漸不一致，不由不勾起他的舊惡感來，除聲明張的一切行動與之無關外，一天在開議席上公開報告：「項城將嚙氣時，張助要帶五千人馬進京。我打電報給他，你敢來我就打你。我又打電報給馮華甫，倘張助敢於胡鬧，請他出兵夾擊。」段的態度一步比一步不客氣，九月二十九日以大總統名義下令如下：

近有少數人，或組織集會，凌越範圍，或隱匿逃亡，託名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之禍。

……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其在，本大總統不能不籌所以善後也。

但是段並無澈底制止武人干政的勇氣，同日准外長唐紹儀辭職，便是對將軍團打一耳光撫摸一下的雙重作用。唐本來是不肯幹的，黎總統苦口勸他「出山共維大局」，他才勉強動身北來。段卻錯認他是來搶內閣總理的，乃用借刀殺人之計，犧牲他以平督軍團之忿。

同日段以總理名義電祭各省開會干政。（西南五督聯名通電痛斥張。）

那些「唯大帥之馬首是瞻」的武人，因「朝廷赫然震怒」，又都嚇得有罪擡不起頭來，紛紛電呈「遵令不再開會」了，九月下旬他們如鴉獸散，徐州仍然變成了張大帥的一座孤城。但段實在軟弱得太可憐，不於此時收回已墜之威信，且派阮忠樞、李經羲南下慰問張，這又是畫蛇添足之舉。張一面電辭皖督，一面通電發牢騷，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黨難」之句。他看透了段是不足深畏的，其「隱庇逃亡」如故，除薛大可、顧鼐外，連那個殺宋教仁的主使犯洪述祖也在徐州為座上客。（薛、顧與萬繼斌同為機要祕書。萬字公禹，又兼任張的參謀長。張有兩個參謀長，另一個惲毓昌，字禹九。高等顧問有龍覲光、段芝貴、阮忠樞、陸建章等。）是年十月新任陝西省長李根源路過徐州，張向之大談其三不做：「我姓張的不做總統，也不做總理和總長。」國會議員鑒於政府之能立威，才敢於對徐州會議提出一片質問書。張又有電謂：「部下健兒閱報後，要入京面較曲直，然後待罪闕廷。」

十一月二十二日張在徐做壽，賀客有阮、李等，收到壽儀四十餘萬，仍然不失其「諸侯之長」的闊排場。

府院衝突

北洋派的武力統一政策，袁以是傳之於段，段又以是傳之於吳佩孚。袁、段兩人的作風不同，一個採取總統制，反對國民黨所倡的責任內閣制，初則逐走內閣總理唐紹儀，暗殺國民黨中堅份子宋教仁，以導南北之爭，對北洋團體內部則又玩弄徐世昌，疑忌馮與段，而開北洋派分裂之端；一個却又薄總統而不為，上面擁戴一個與監印官相似的總統，實行袁所反對的責任內閣制，以此釀成府院之爭，擴大了南北戰禍。後來吳又別創一格，連內閣總理也不做，以地方控制中央，虎踞洛陽發號施令，形成了太上政府，是北洋派的末代之雄。他們個性及作風雖不同，其推行北洋中心主義則一。隨着這個潮流而演變的，有君主與民主、毀法與護法、聯治與集權的種種鬥爭。

袁死後，黎元洪坐了總統位子，段回到國務總理的交椅上。黎的個性外柔而內剛，他受了外方壓力，初則一再讓步，讓步後對方的壓力愈緊，他的內心發起火來，便又採取無言之抵抗。段是個「剛愎他用」的人，從辛亥革命起即看不起黎（他以為他是湖廣總督，黎則區區一協統耳，）看不起南方人，更看不起國民黨。他又以黎的總統地位是他自己讓出來的（袁死後北洋軍人欲擁戴徐世昌或段為總統，）倘不能供其玩弄，他要這個忘恩負義的總統幹嗎！他兩人的個性如此，所以由同床各夢演進到同舟敵國的階段。

黎的秘書長饒漢祥勸過黎接受洪憲皇帝所冊封的武義親王，以此喪失信用，黎就總統後，公府秘書長由袁

商總長張國淦兼任，祕書有林長民、賈壽望、雷豫釗、歐陽葆真、劉遠駒、張則川、翟灝、郭泰祺八人。

段的祕書長非用徐樹錚不可。過去有一件故事：袁命段爲國務卿時，其目的不過利用他對付西南，初無假以事權之意。袁爲人最疑忌，他所用人常派另一人監視，那次院祕書長他派他自己的機要祕書王式通兼任，就寓有監視段的作用。段的靈魂是他的得意門人徐樹錚，自然要用徐做他的祕書長。一天他把這意思透給王士珍，想請王轉達袁，口角春風，玉成其事。

王是個研究黃老之學的，知道徐是袁所最不喜歡的一個人，却又不肯一口回絕段，怕段責他不肯幫朋友的忙。過了幾天，一點消息都沒有，段等得心焦，又請張國淦進言於袁。張果然遵照他的意旨，一次向袁剛提到「總統想用自己人做院祕書長」的一句話，袁有不耐之色，頻問：「誰，誰？」張嚙嚙着說：「想用徐樹錚以資熟手，」袁卽作色而起：「什麼話，軍人內閣，軍人祕書長，文人椅子都給跨東洋刀的占了去！」

那時候袁已日暮途窮，想用段出來替他收拾殘局，所以一轉念間，又不致太激怒了段，停了半晌才吞吞吐吐說：「你告知芝泉，徐樹錚乃軍事人才，叫他回陸軍次長的任吧！」

王士珍坐在同一間屋子裏，不說一句話，臉上也沒有半點表情。張睨了他一眼，暗中却佩服他修養有素，不愧閱世已深的老狐狸。

當天下午張跑去見段，瞞了前半節袁的不好聽的話和不好看的臉色，只說「總統想用又錚做陸軍次長，」一句話未說完，猛聽得地板上嘩喇一聲，段把啣在口中的烟斗使勁地扔在老遠的地下，臉色比袁更顯得難看：

「他到了今天，連這點點還不肯放手！」

現在黎做了總統，張又碰到了同樣的課題，段託他把想用徐爲院秘書長的話轉達黎。張的肚子裏很明白，黎也是反對徐的，這工作同樣是不討好的工作。不過黎是著名的好好先生，或者不至於當面發火。不料他向黎提及時，黎的臉色也冷得像寒流襲人：「請你告訴他，總理一萬件事我能够依他一萬件，只這件斷斷難行。」張不願再看段的臉色，先跑去會徐世昌，他知道世昌是黎最敬重之一人，得此老一言，或能勸轉黎，以免府院間發生更深的磨擦。世昌受他的囑託去見黎，祇輕描淡寫說：「總統怕又鐸跋扈嗎？芝泉已够跋扈了，多一個跋扈的又有何害？我以爲一萬件事可以不依他，這件却不能不依。」

世昌疏通的結果，果然改變了黎的初衷，只提出一個附帶條件：「院秘書長因公謁見總統時，須與府秘書長同來。」同日發表了任徐樹錚爲院秘書長的命令（五年六月十三日。）

段的確不愧爲袁的化身，他不想恢復舊約法，却又套用袁的老文章一面通電徵求各省對約法問題的意見，一面授意其爪牙表示意見如下：「三年約法行之已久，若一語抹煞，則國中一切法令均將爲之動搖。」他的真意是想召集他御用的約法會議，這也是從袁的錦囊中偷學得來的。

國人對段漸漸失望，西南也漸漸懷疑他。六月廿五日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突然加入了西南護國軍宣言擁護舊約法，段才慌了手脚，不得已於六月廿九日以大總統名義下令公布恢復舊約法，並定於八月一日召集舊國會。

無論那一件軍國大事，內閣總理獨斷獨行，總統無置喙之餘地。遇着某項問題，黎稍稍與段爭執一下，段

即以「西山養病」爲武器，嚇得黎不敢再有所主張。黎上台時也未嘗沒有一番抱負，而上台後從鏡子裏照見他自己漸漸成爲一具簽字機器。當時龍陽才子易實甫覺得黎的處境太可憐，會上書勸他薦賢自代，並且代他擬就了一道退職命令，黎看了又發火，罵易「欺人太甚，」自然勸人家下台是不會討人歡喜的。

籌虛一舉，震動全世界的第一次歐戰爆發了，段也和袁一樣，想利用列強無暇東顧之秋，完成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他與日公使林權助相勾結，以鳳凰山鐵礦爲擔保品成立阪西借款爲平南之用，九月九日又以水口山鉛礦，太平山鐵礦抵借八千萬，十四日先由日本銀團墊付五百萬，即所謂「興亞借款」（湘人組織保礦會通電反對，才取消了這個礦約）用以充討李（烈鈞）的戰費，一如袁進行五國大借款而有贛寧之役的故事。同時進歩系化爲左祖段的研究系，正如他們在贛寧之役時左祖袁的一樣。

七月六日各省軍民長官更名爲督軍，省長，任命張作霖爲奉天督軍，孟恩遠爲吉林督軍，張懷芝爲山東督軍，趙倜爲河南督軍，閻錫山爲山西督軍，馮國璋爲江蘇督軍，張勳爲安徽督軍，李純爲江西督軍，李厚基爲福建督軍，呂公望爲浙江督軍，王占元爲湖北督軍，陳宦爲湖南督軍，陳樹藩爲陝西督軍，蔡鈞爲四川督軍，陸榮廷爲廣東督軍，陳炳焜爲廣西督軍，唐繼堯爲雲南督軍，劉顯世爲貴州督軍。……

這批名單之外還有張冠李戴的妙文：陳宦未到任以前，着以陸榮廷署理湘督，陸榮廷未到任以前，着以龍濟光署理粵督。……李烈鈞來京另候任用。特派湯壽銘爲廣東查辦使。此外尚有大批任命命令：任命朱家寶兼署直督，卓桂芳兼署黑督（朱慶瀾辭職後，以畢署黑龍江督軍，許蘭洲爲會辦。）張廣建署甘督，楊增新署新

督，龍濟光督辦兩廣礦務（令所部編為礦警，又是一件奇聞。）……過去袁的頒發條例、懲辦國賊條例、附亂自首法、特赦法、糾彈法一律廢止，國民黨人的勛位一律發還。

同日任命孫登瀛署理山東省長。這位孫純齋先生，安徽桐城人，就是辛亥年在武昌被捕後被脅加入革命軍的武孫先生（參看六君子傳。）他在河北定縣做模範縣長，聞黎就大總統任，入京賀之，黎對他另眼相看，允予以重任，命他先回定縣等候，不久即有長魯之令。在大批任命令之中只有這一條出自黎的意思。這位由縣長一躍為省長的孫先生於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赴濟南履新。九月魯籍國會議員張瑞軒罵他辦事糊塗，不配為一省之長，發起驅孫運動，主張民選省長，孫博總統為真擾，入京求救，黎以本人威信所關，叫他即日回任。孫意氣頓盡，返任後不復結交巨室，以此引起多方的反感。黎以為人地不相宜，十月七日調他為山西省長，後為閩錫山所逐，並且對黎有惡感反噬的舉動，可見黎也是不善用人的。

八月一日特任畢桂芳為黑督，張國淦為黑龍江省長（未到任，）谷鍾秀繼任農商總長。張辭去府秘書長並且退出了內閣，其中有一段波折：一天徐樹錚送公文入府請黎蓋印，其中有任命羅建三廳長之一事，黎偶然詢及這三人的履歷，徐謂：「總統何必多問，我很忙，請快點蓋印吧。」黎賭氣蓋了印。徐走後他向張跳了一陣脾：「我本來不要做總統，他們眼中那裏有我！」

張是個最怕鬧閒氣的人，便相機向黎、段辭職，繼任府秘書長的就是辛亥年做山東諮議局議長向清廷提出袁的美敦書的丁世燾。他的脾氣不像張柔和，到任後便想提高大總統的職權，建議：「大總統得出席閣議發表意見，但不得參加表決。大總統對國務得自由行使其職權。」他痛論府院制度之不當：「國務會議事前既無議